



台北故宮藏明末清初定窯包袱式壺

定窯白瓷  
作者：黃艾

河北曲陽定窯窯址在1934年由陶瓷界先輩葉麟趾先生發現；定窯產品以白瓷為主，多為民生日用品，如食具、酒器、茶具、寢具、供器等，以民間日用瓷為大宗。文獻顯示，中唐與五代時期定窯，更設有窯務官，監管瓷窯燒造及徵稅。北宋後期，定窯亦燒製精緻之宮廷或官府使用器物，定窯瓷器刻有「官」、「新官」款者，就是供上用者。亦有是送到宮裡後，再由宮中後刻宮殿名稱的，如「奉華」、「風華」、「慈福」、「聚秀」、「東宮」等。



刻有「官」、「新官」款的定窯瓷器

定窯碗、盤等日用食器，北宋早期採用正燒法，因而盤碗口沿有釉。中期以後採用覆燒法，即每件倒扣在環形支圈上，每個支圈層層相疊，則外表看似匣鉢，但內層卻是多個不相碰觸的同形式碗盤。瓷友有興趣，可參閱蕪文《匣燒和覆燒》。此燒法可節省窯內空間，利於大量燒造，又利於燒製細薄廣口小足器，不易變形；唯一缺點是器皿口緣無釉，是所謂「芒口」，用時要鑲金屬稜釦，方不刮口。



定窯各種劃花及印花紋樣手繪圖

北宋中期，定窯多以「劃花」裝飾瓷器，寬刃雕刀作斜刀與回鋒變化，呈現畫筆提捺勾描般的線條；又利用梳篦等工具，在主紋飾間劃出平行流暢的複數線條，增加圖案的複雜性和可觀性。最常見的紋樣是蓮花、百合、鵝雁、遊魚等，皆刻劃得神采斐然，活潑靈動。



定窯印花犀牛望月盤(左) 印花牡丹百褶盤(中) 印花孔雀牡丹盤(右)

北宋晚期，定窯以模子彫刻較複雜、細密、滿工的紋飾，以未乾器皿反扣範上壓印花紋，可以大量重複製作同形同紋飾的作品，供應廣泛的市場需求。這種壓印花紋的方法，謂之「印花」，此技法一直延續到金代更為盛行。

收藏定窯白瓷，瓷友大都趨向立器，如瓶、罐等，以其陳列較具氣勢，但傳世精美立品，價昂兼弗易得，市場上仿品亦多；反之精美劃花或印花圓器，如碗、盤等，以當時大量流傳，今日在市場上仍可以合理價錢得之。



台北故宮藏定窯官款劃花盞托(左)及北京故宮藏定窯劃花紋唾盂(右)

定窯實際上對中國的陶瓷業影響很大，北宋中期之後，北方白瓷窯場遍佈，文獻有載的有：井陘、磁州、霍州、鞏縣、介修、宿州、泗州等地，各窯口沿襲定窯的劃花、印花、覆燒作品。特別是宋王朝南遷之後，一部分定窯工匠也跟著南遷，所以南方窯口，也有摹仿定窯的，稱作「南定」。「南定」因燒結溫度稍高，故釉面玻璃質亦較強，釉色白中閃青。仿定的窯口有景德鎮、吉州、宣州、南豐、光澤、邵武等。景德鎮的仿定，釉色如粉，所以又被稱為「粉定」。其實甚至明、清官窯，如永樂、乾隆時期的白瓷，也都明顯以定窯為師。



北京故宮藏宋代定窯孩兒枕

談兩岸故宮藏定窯白瓷，最常被提及的就是「孩兒枕」了，相似的作品，傳世有三件，其中兩件藏於台北故宮，一件則藏於北京故宮。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間，乾隆皇帝特為孩兒枕此寫了十一首詩，又特別訂製錦墊和紫檀木羅漢床。從乾隆四十一年的一首《詠定窯娃娃枕》中有「檀材新與臥為床」句，可以想像一嬰兒伏於羅漢床上之景象，唯此羅漢床已迭失。



北京故宮藏宋代定窯孩兒枕殘器

但是卻從來沒有人提及北京故宮藏的另一件更別緻，但不展覽的「定窯孩兒枕殘器」，此枕長 15.2cm，寬 9cm，高 11cm。長方形托座，上有一枕臂側臥的熟睡小童，雙眼微合，面帶微笑，腰側為枕面，枕面殘缺，只餘部分。座底中空，澀胎，無釉，上有墨書「元佑元年八月廿七日置太□劉謹記此」。「元佑」為宋哲宗年號，元佑元年為西元 1086 年。愚見認為，此枕雖殘，唯更有生趣，嬰孩憨態可掬，望之心懷怡悅，會心一笑。



台北故宮藏定窯執壺(左) 及方壺(右)